

“改革创新”与“继往开来”

——兼论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问题

张舒予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教育也要讲科学发展观,如果我们缺乏历史眼光,又总是抱着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教育改革的进程就可能被演绎成先“大胆冒进”然后“不断否定”的尴尬循环。本论文从目标和手段、创新与传承两方面反思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阐述“改革创新”与“继往开来”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的建构与更新存在着“食洋不化,创新不足,传承缺乏”的毛病。

[关键词] 反思; 改革; 目标和手段; 创新与传承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识码] A

教育也要讲科学发展观,这一观点从理论上讲,人人都能够接受。可是令人不安的是事实上“贪大求洋,盲目冒进”的现象时有发生,过后又常常“矫枉过正”,毫不顾惜地将一切推倒重来,为今后的发展方向定位徒增不少犹豫彷徨之烦扰。我们不禁要问:教育改革,这么一个几乎成天挂在我们嘴边的名词,我们对它的内涵与外延真正理解了吗?究竟期待教育改革的结果是怎样的?达到了没有?改革的结果使每个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改革的制高点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力量?

“对目标缺乏明确认识,就可能费尽气力作了许多事,却冒着一事无成的风险。”^[1]只有深刻理解了目标,才能对手段的恰当性作出明智的判断,否则,出现“南辕北辙”的窘况难以避免。

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创新,不等于无需“传承”。继往开来方能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一个充满着实验和概念冒险的时代”,如果忽视或脱离对这些常识问题的正视和思考,“创新的热望”有可能转化为“盲动的冒险”。

教育技术在实践的层面上为推动我国的教育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更深刻的理论层面上,其整体影响力度不够。以一种自觉意识与历史眼光来反思和分析,复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的建构与更新存在着“食洋不化,创新不足,传承缺乏”

的毛病。

一、目标和手段貌合神离将导致事与愿违

培养创新人才是我们的教育目标,可是在教育实践中手段和目标往往貌合神离,甚至背道而驰。这在教育技术领域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这里仅从以下突出的几方面展开阐述。

1. 改革,就是不断地否定?

教育技术的发展使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以一种冷静的眼光来反观审视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能不注意到我国教育技术理论发展进程中有一种突出的现象——那就是:改革,似乎成为不断否定的代名词。

“创新”是一个动宾搭配的复合词,可是在我们的实践中,宾语“新”显得喧宾夺主,动词“创”却演变为“追”。“创新”被演绎为“追新”!在这种“追新”浮躁心态的驱动下,不断地引进国外(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教育新理念与新动向,一波接一波地不停地向别人学“新样子”。借鉴国外教育理论以推动本土实践本应是很意义的事,学习他人是手段,发展自己是目的。遗憾的是新理论的引进常常仅局限于介绍其现成的结论,却未能深层次地探究其发展变革的历史内因与文化背景,也缺乏从经验与教训两个维度对他们的应用实践加以辩证的分析,便轻率而天真地将别

人的有限经验视为普适真理。当“学习他人”从手段转化为目的时,如何依据自己的本土实际来扬长避短合理借鉴就失去了根基,因此必然产生盲目性。结果依葫芦画瓢,学了个外表形式。虽然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却常常是走过场,难以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实质性变革。更有甚者,一旦有更新的理论来临,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善,更深入一步,而往往是否定旧的,以新的取而代之。以前做的一切转眼又都成了需要改革的对象,于是一切又要推倒重新开始。

比如,杜威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曾经对我国影响很深,可是有了认知主义学习理论以后,行为主义的价值就一落千丈,几乎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内涵似乎沦为只有“机械操作”、“条件反射”的份儿。当建构主义理论开始大行其道时,认知主义就不再是“热点话题”,没有多少人还有兴趣继续关注,期刊杂志上只见建构主义的文章连篇累牍,而其他理论的声音则微乎其微。

最典型的当属对美国AECT教育技术定义引进的态度与行为。1994新定义“教学技术是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曾经在国内着实热闹了一阵子。现在2005新定义修改为“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和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这下脑筋如何“急转弯”?当初我们对1994新定义全盘跟进,如今别人根据自己的正反经验教训作了大改动,我们是否也要跟着将研究对象从“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收缩为“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将研究领域从“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更大幅度地收缩为“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于是2005年困惑泛滥,反思顿起,“怀疑”的目光甚至一直扫回到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

反思足可贵,是理性与智慧的表现。遗憾的是我们反思的动力并非来自于自身的思想原创,新热点问题并不是源自于本土实践需求,而是“闻风而动”:一个又一个理论热潮主要围绕美国和少数几个欧洲发达国家的新理论名词而形成(至于俄罗斯、西班牙、印度等国家怎么做现在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而且只有“热点问题”才成为关注的焦点和发表文章的好选题。虽然“老问题”依然客观存在着,“旧理论”还尚未理解消化,新理论却总是喜欢另辟领地。于是,“老问题”和“旧理论”皆成为过眼烟云,很少有人持之以恒地深入探究下去。这是否犯了和寓言《熊扳玉米》中那只熊一样的可笑错误:扳了一地的玉米,却只带走了腋下的两根玉米棒蹒跚而去。

如果教育技术一定要有一个逻辑起点,那么这个逻辑起点应该是:从解决自身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出发而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对国外的新理论在既没有“证实”,也没有“证伪”的研究验证基础上,教育实践就匆匆忙忙地成为新理论的试验场。教师与学生人人匆匆忙忙,辛苦至极,却不清楚究竟改革该往哪里去,如同当下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流行时尚,花样翻新得令人眼花缭乱。人们身不由己地追随着消费新时尚:染头发,穿西装,开汽车。如果突然间蓦然回首,会不由地大吃一惊:怎么如今众人模样都那么雷同?一味地“追新”却丧失了“创新”,个性与本色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殆尽。

诗人冯至先生曾写过一篇反思性的“自传诗”: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4]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这堪称数代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无奈的精神生活状态的写照。难道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要重蹈覆辙?

历史对当代的昭示蕴含着深刻的内涵。昨天已然逝去,历史不能改写,“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可是今天还仍然有点身不由己——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现实,就不能不再警觉,大浪淘沙,历史在前进。如果我们醒悟得太迟,不仅可能错过历史的机遇,甚至教育生态环境不允许我们再回归到以前重新开始。

如今必须弄明白: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那么,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如果改革就是否定过去,那么,今天如何积累?如果失去今天,明天又会怎么样?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发问令人振聋发聩:“凡是流行的都是好的吗?流感也是好的?”我们也不禁要理性反思:凡是新理论都是好的吗?改革,岂能就是不断的否定?

2. 延伸,就不再使用本体?

教育评价始终是教改中一个解不开的结。“见物不见人”,看重表面工作和有形成果的评价观点表现得很普遍,对教师和学生产生了不利的引导。

“媒体是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的这句话成为时髦话语以后,教育中凡事便都得用“延伸”的媒体。如果还用我们自己的器官本体,就好像成为落后的、可笑的行为方式了。比如,有了网上聊天室,老师再用面对面的方式和学生谈话或到学生家里家访就被认为没有必要了。有了多媒体教室,老师还使用黑板粉笔上课就被认为落伍了。大家迷醉于时髦理论的新颖

特色,而逻辑推断、价值判断与批判意识却日渐淡漠,有时竟然能够犯常识性错误而不自觉。按说所谓“延伸”,应是一种在原有功能上的拓展与增强,决不应该是“舍本求末”。难道有了自行车、汽车,人们就不能够享受步行的快乐了?难道有了望远镜、显微镜,人们就不能在常规条件下用肉眼来直接观察了?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力量是研究者本身,而不是研究的工具设施。可是现在研究者必须拿着现代化的研究工具,方使人相信那才是科学研究之状。像罗丹的“思想者”塑像那般双手支撑着脑袋,充其量是在“遐想”罢了。“遐想”岂能算是“科研”?

要不要使用媒体和怎样使用媒体从来都不应该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可是由于对目的本质上的不清晰,手段竟然能够高高地凌驾于目的之上。这难道不是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谬误吗?

在类似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教学设计理论越来越明显地向教学媒体和教学过程的选择方向倾斜。精密地将课程材料和教学活动列成表格,分析组成要素,寻找有效技能,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课程设计成了“工艺技术”,教学活动就成了这些琐碎的物化东西的组合装配,活生生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反而隐而不见。教育“策略”,皆为“技艺”、“程序”,只见“木”,难见“林”,不见“森”。教学方法上的机械模仿和数字复制,令教师的个性化教学经验积累难以施展身手,批判性的独立思考失去了用武之地。“因材施教”渐去渐远。教育,本应当充满勃勃生机和人文关怀的修身养性与增长智慧的生命活动过程,就这样被物化为“科学化的工程”和“信息化的过程”。

难道人的培养能够像产品的生产一样,经过一定的流水线过程,就一定能够产出预设的结果来吗?很多人都已经愈来愈认识到其中的荒谬,可是大多数师生却只能无奈地随大流。究竟是我们的思维能力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抑或是教育管理和评价制度不合理?

只有将对个性智能多元性和生命进化复杂性的理解转化为实践的体现,“为了一切学生”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3. 创新,就是与历史决裂?

“文革”期间有一部电影名叫《决裂》。电影中那种要与传统决裂的激进观点早已经被人们所否定。但是,疏于从传统中获取精神营养的历史不幸依然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基于本国文化传统和本土教育实践的研究原本应当是我们教育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当今教育创新的“源头活水”,可是,如今人们却更乐意从西方思想库中淘金。说着时髦的西式话语,按照西方文

论的格式而行文,中华民族的思想宝藏则被封存在了“故纸堆”。我们民族自身的文化教育传统中有哪些遗产?该从传统遗产中继承什么?如何在当代现代化的语境下发扬光大?如此独到而深入的思考成为“稀有”意识。别说是孔子、老子等先哲们的教育思想,就是蔡元培、陶行知等现代大家的教育思想研究也几乎流于形式。即使有少数这样执著的思考者,也被认为是“老土”,落后于潮流,不懂得“与时俱进”。非热点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没有多少发表的园地,体现深厚历史积淀的理性声音日见式微。

由于教育传统的断裂与本土思想资源的边缘化,国内的教育改革,如今成为他者理论的试验场。国内的很多教育理论新成果实际上只是对国外新理论的解读、诠释,充其量也只能是补充。而诞生于本土的具有现实价值并可持续发展的原创性理论空前奇缺,就是有也不被重视和接受!在一个成天高呼“创新”的年代,“忽视原创”是一个不该出现的战略“失误”;在世界全球化发展呼唤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化式微”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思想“缺席”。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教师们身心疲惫受够了支使。蔡元培先生说过:“虽然我们无疑地认识到科学探索的价值,认识到它对中国的物质、文化进步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是,科学精神对我们的影响究竟有多深,科学精神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少体现,这还是有问题的。”^[3]没有学会像别人那样走路,自己原有的步态也乱了阵脚,变得步履蹒跚,先哲曾经谆谆告诫的“邯郸学步”般的窘境逐渐显现。难道我们能够再这样继续下去?不愿在盲从中丧失思想的能力,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反思并从中觉醒——应该到时候了!

二、教育创新需要传承优秀民族文化

问题的出现只是“病症”的表象,反映的却是我们思想方法和批判能力方面的“病灶”实质。“精神一旦为空疏浅薄的意见占据,理性便不能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4]

如何从偏见和盲从的束缚中解放?这就需要一种穿越历史的眼光。不仅要当代的和西方的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更重要的还必须从自身的历史中汲取优秀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找回自己,从而以自主的批评意识和独立思考的理性,寻找到我们一切理论和行为的根本依据,赢得可持续的长远性发展。

1. 继往开来,现在是过去的继续

传统与现代化是生生不息的连续过程。而历史的断裂,会带来精神的危机与生存的困境。

如果我们的今天,能够在理性继承昨天的基础上

开始新的进发, 我们就会不断进步, 充满信心。可是, 如果我们的今天, 总是在对昨天的否定和虚无中开始, 我们就会犹豫彷徨, 没有方向, 甚至可能丧失自信心, 导致失去今天的机遇, 影响创造光明的未来。

现在是过去的结果, 也是过去的继续; 现在是未来的起点, 也是未来的原因。蔑视过去, 或者只当它并不存在, 现在只能从零开始, 一切都要重新建立。这种观点显然过分简单化和粗暴化, 在理论上似乎很激进, 实质上“色厉内荏”, 是一种奴化思想的表现。过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 是我们的历史, 任何主观的幻想都无法抹杀它的客观性存在, 即使被边缘化了, 即使被隐性化了, 其功能依然存在, 潜移默化之功能不可忽略。只要它还是活的文化, 内化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们的身心必然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因此, 教育理论上完全依靠外来移植, 却没有自身根基的东西与其相通相接, 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 在教育实践中也往往会行不通。

借鉴国外的理论与思想是必要的, 但要全面了解他们变革的背景、过程和效果。“不能靠简单的接轨主义的思路, 否则就会把西方的时髦课题就当我们的重要课题”, “我们不能只看人家现在的时髦话题, 而需要深入地研究西方从16和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出现和形成的整体历史过程”, “对现代社会的了解必须拉长历史的视野。我们需要详细考察, 西方这五百年历程中哪些因素曾导致劣质和恶性的现代性, 哪些努力则促成了比较良性的现代社会。”^[1]

教育技术的发展要继续往开来, 新理论的建构应该有历史观, 要有利于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借鉴他者的经验, 需要有一双慧眼看世界。观看者还得具有自己的立足点和多视点, “横看成岭侧成峰”。只借助他人的眼睛或视点局限明显, 会出现观察中的偏差和认识上的错误, 看到的就未必是真实的价值。“两刃相割, 利钝乃知; 两论相见, 是非乃见。”^[2]学习应当建立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借鉴应当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盲目照搬, 东施效颦, 往往会适得其反。

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可以在现代教育改革中具有怎样的价值, 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些问题常常提得多、想得少, 真正下气力干得更少。如果对此现象司空见惯是一种可怕的“精神麻木”, 那么,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深入思考并落实到行动的时候了。

2. 正反取舍, 发展是辩证的过程

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可能的进步——这才是“改革”一词的真谛。从这一点而言, 采用“改良”这个词可能比“改革”更准确地表达我们的教育追求。“改

良”体现追求变革的效果, 而“改革”看重的是变革的行为。只顾行为, 不计效果, 无异于“盲干”。在放眼世界的同时立足本土, 在尊重自身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睿智地有所借鉴, 按照自己的理性判断正反取舍, 自主地推陈出新, 这种渐进改良可保障持续发展。

“发展过程是一种辩证的运动。用黑格尔的术语说, 就是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换言之, 就是正, 反, 合。这样的合, 包括了正、反的一切精华。在这个意义上, 现在应当包括过去的一切精华。这是解决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自然方式。这种解决应当是黑格尔称之为‘奥伏赫变’的过程。这的确是一种很复杂的过程, 是与简单化针锋相对的。”^[3]

学术建构与盲目崇信势同冰炭不可相容。“我们为什么不能摆脱西方文化的支配或奴役, 不因一个事物是西方的就盲目效仿, 也不因一个事物是西方的就盲目反对, 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 自主选择呢?” “如果中国的知识界不能进行自己独立的思考, 只是跟着西方人走, 以西方人的尺度为尺度, 则无法进行有学术价值的创造性工作, 更无法有益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总是跟着西方的趣味走, 唯恐不这样做, 就跟不上世界潮流。相信某些现成的知识, 就可能丧失自己的独创能力, 形成了错误的知识, 将来必定还要走回头路。”^[4]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 发展到了一个极端, 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老子说: “反者道之动”, “大道废, 有仁义; 智慧出, 有大伪。”^[5]《易传》说: “寒往则暑来, 暑往则寒来。”^[6]“日盈则仄, 月盈则食。”^[7]用黑格尔的说法, 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 这就是辩证法。如果说挫折彷徨是我们前进中的代价, 是走向成熟的学费, 那么现在该是整理我们的经验教训, 迈向自主发展之途的时刻了。

“一条普遍的准则: 任何假说不论是多么荒谬, 都可以是有用的, 假如它能使发现家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想事物的话; 但是当它幸运地已经尽了这种责任之后, 它就很容易成为继续前进的一种障碍了。”^[8]

教育改革也是辩证的发展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教育技术的理论需要创新, 还需要不断反思。教育技术的实践效果也需要时间检验和经验积累。急于求成, 欲速则不达。强行推进, 揠苗助长, 只能有损无益。

3. 自知者明, 发扬光大先人的智慧

如何将改革与传承统一起来, 将学习他人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 这是教育技术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不能不深刻反思如何传承民族文化, 发扬光大先人智慧的问题。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牛顿的这句箴言揭示出必

须继承前人成果的真理。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本可以为我们国家提供一个坚实的起点。不幸的是历史开了一个恶作剧般的大玩笑: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起步于百废待兴,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对我们而言价值何在?——这个萦绕在中国人心头已经百年之久的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呼唤文化多元的今天重新反思,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反思,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思想’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用来思想的能力”。^[13]反思历史,有助于系统地廓清我们的思想,从而开辟向前的路线。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对我们先人的大智慧,本国大众知晓有几多?“人必其自敬,然后人敬之”。回首检省,我们曾经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但是接受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彻底否定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妄自菲薄,如何能够赢得别人的由衷尊敬?“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14]翻一翻古文典籍,多少深邃的思想蕴含其间,多少珍贵的精神遗产弥足珍贵。警言隽语,妙语如珠,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显示出我们先人的杰出睿智与洞察眼光。

老子警言相告:“不知常,妄作,凶。”根据自然规律来指导行动,老子把这叫做“袭明”。冯友兰先生阐述道:人“袭明”的通则则是“想要得些东西,就要从其反面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谁若想变强,就必须从感到他弱开始。绝对的与机械的肯定和否定都是错误的。真理越过一

步就是谬误。人们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人自身的发展,又受到人所创造的文化制约和影响;任何人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完成自身的社会化过程。当文化成为人自身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时,人对文化的觉解在人自身的发展中尤为重要。^[15]

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将来能让一个国家屹立于民族之林的,不是这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也不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存在很多不和谐的音符,但一些优秀的理论对今天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作用。国学并非简单的文史哲,而是一门吸收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精华的深奥学问。”^[16]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7]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需要精心开采的思想宝藏。“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18]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而同时促进实现革新,教育对此责无旁贷,教育者对此负有历史使命。中国既有辉煌过去,也必将有伟大的将来。教育改革应当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教育技术工作者应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胸怀远志提高自身的国学修养和人文素养。这里仍然需要借用一句20世纪80年代曾经激励过我们,现在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参考文献]

- [1]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第4卷教育目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596.
- [2] 黄波.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EB/OL].www.whb.com.cn, 2005-06-05.
- [3] 蔡元培.蔡元培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37.
- [4]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第4卷教育目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612.
- [5] 甘阳.关于中国的软实力[EB/OL].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7980, 2005-12-27.
- [6] 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13.
- [7] 冯友兰.冯友兰自述[EB/OL].http://book.sina.com.cn/nzt/tech/1101376122_fengyoulan/index.shtml, 2005-9-1.
- [8] 王小东.逆向种族主义和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都是西方文化奴役出来的产物[EB/OL].www.1931-9-18.org, 2005-7-17.
- [9] 李耳(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119.
- [10] 孔丘等.四书五经·易传·系辞下第四章[M].作家出版社,2004:210.
- [11] 孔丘等.四书五经·易传·丰卦[M].长春:作家出版社,2004:185.
- [12]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EB/OL].http://www.bookfree.com.cn/zongjiao/luosu_xfzs/.
- [1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 [14] 吕不韦.吕氏春秋·孟夏纪第四·用众[EB/OL].http://www.guoxue.com/zibu/zibu_lscq/mx004.htm.
- [15] 田文军.冯友兰笔下的人生境界[EB/OL].书摘http://www.zxrs.net/home-d/blue/200408/2004080505.htm.
- [16] 宋莹.龚学明.大学生应有“国学”修养[EB/OL].www.1931-9-18.org, 2005-7-8.
- [17] 孔丘等.四书五经·中庸[M].长春:作家出版社,2004:15.
- [18] 冯友兰.冯友兰为学自述[EB/OL].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fengzishu.htm, 2005-12-11.